

丝事春秋

阿因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339-2004-X



9 787533 920043 >

ISBN 7-5339-2004-X
I·1699 定价: 28.00 元

阿因 著

丝事春秋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责任编辑 闲 书
封面设计 王 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丝事春秋 / 阿因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4.8

ISBN 7-5339-2004-X

I. 丝... II. 阿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099 号

丝 事 春 秋

阿 因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插页 2 字数 422 千字 印张 15.75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2004-X/I·1699 定价:28.00 元

引 子

清光绪十一年，农历九月的一个深夜，地处杭嘉湖道湖州府东南隅的蚕乡含山，明澈的月光下流淌着那条古老的塘河。

河水绕过吴家宅院，由南向东流去，宛若风中抖开一幅巨大的白练绵绵无尽地闪耀着。

一队夜航的货船从河上驶过，橹声人语，发出低微的喧哗。

河岸树梢间的几只鸟雀被惊醒后，啼咕几声，又安静了，只有树影把近岸水面的天空搅得迷离纷乱。

这时候，吴家楼上的正房内，正笼罩着一片异常沉重的气氛。吴怀清，这位四乡闻名的老蚕人，从大前天早上开始就一直汤米未进，此刻，他昏昏然地躺在那张花梨木床上，面色如纸，双目紧闭，已经进入弥留状态。

谷已黄，蚕亦老。秋蚕成熟的时节，屋外不时传来零星的缫丝机杼声：轧轧轧、轧轧轧……草叶在风中颤动，藏身叶底的蟋蟀，趁着机声骤停的间隙扯出一缕缕吟唱，飘荡在夜凉弥漫的田野上。

风打了一个旋，钻进房间，掀动帐幔，床前案桌上，那盏油灯的火焰一阵摇晃。

吴怀清的嘴唇忽然翕动了一下。吴宜生赶紧俯下身子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急切地唤道，心想，也许在这最后的时刻，父亲还会对自己嘱咐些什么。稍顷，他又抬起了头，悲哀的目光里含着一丝失望。

丝车的轧轧声隐约而清晰地萦回着……

桑林的枝叶间，已结满了一串串露珠。

吴家属当地的蚕桑大户。据说，从吴怀清这一辈倒溯上去，至少已有十一代人经营蚕丝。这份祖业，从漫长而又动荡的岁月中传承下来，吴家每一代人所经历的起落艰辛，既难以想象又不足为外人道，哪怕是吴家的后人，也只有从自身遭受的坎坷中去体味与先辈们相似的那一份命运。

吴家的祖业在吴怀清手里，算是得到了发扬光大。这个被含山的乡亲们称为吴老倔的吴家后代，在他一生的蚕丝经营中，曾遭受了无数次小挫折和两回大劫难。

咸丰皇帝登基的那年春天，湖州府暴雨连旬接月，归安县各乡镇河水泛滥，冲堤决坝，四野的田园和桑地俱被淹没，成片的房屋在浊水浸泡下瓦解坍塌。那些原本藏身于河汊的龟鳖鱼蟹，居然纷纷成群结队地串街游巷。一个雨水如注的晦暗早晨，有人看见在含山西面那条老街的当铺门前，两尊石狮子的头上，盘踞了一龟一鳖，懒洋洋地瞅着那片浑黄灰白、茫茫无边的大水。到了夏熟季节，四乡里颗粒无收，这历来富庶的鱼米之乡，竟呈现出一幅室无炊烟，野有饿殍，人们哭哭啼啼外出逃荒的凄惨景象。开春时养的蚕，因上簇前缺叶、染病和死亡，最终寸缕未获。至于无数的桑地在水里泡了半月之久，那桑树的根须几乎全都烂掉，更谈不上来年的桑麻之事了。吴家在这场灾祸中的境遇，自然也可想而知。但是，吴怀清却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在大约五年光景后，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元气，把祖传的那份蚕桑业又弄得颇为兴旺了。

从咸丰十年秋天到同治三年夏天，清廷与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为争夺湖州府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同治三年七月四日凌晨，在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亲自统领下，长兴大营的大批清兵与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和干王洪仁玕的部队，在府境内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激战，多数乡镇沦为一片杀伐之地，新市镇和含山乡也被刀兵战火所席卷。当七月二十七日深夜，因战事失利，太平军余

部撤出湖州府后，整个含山乡早已是屋舍大部分遭焚，桑地几乎全毁，除了死于非命和几个伤重的人，乡民们悉数逃走，只剩下一弯残月，在夜风里高悬塘河上空，仿佛正以它清冷的光芒收获着遍野的凄凉。

半个月后，时局渐趋平稳，但许多乡镇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，百业俱废。含山的大多数乡民也陆续返回了村庄，面对如此景象，他们又开始在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春养蚕、夏耕耘。自然也有一些背井离乡之人，从此再没有回来。

这场战乱，尤其是清兵的肆意烧杀掳掠，给湖州府的经济造成了空前的损失，也使得养蚕做丝人家锐减，丝绸生产和贸易急剧下降后，较长时期仍处于低落徘徊的境地。不说别的乡镇，就是这含山乡里，原本有好几十户富裕的蚕桑世家，便由此家道中落，一蹶不振，或改做别的营生去了。

吴怀清是在那天黄昏，挈妇将雏、蓬头垢面地回到含山乡吴家浜的。他在那间尚属完好的偏屋里，安顿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又从墙脚挑了几只被老鼠啃过的地瓜，在冰冷的灶膛里生火烤熟，塞给他们之后，便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去。有人在夜半时分瞧见，他独自一人在村里村外游荡，又在吴家被毁的桑地里叹息，却不曾看到他后来坐在了那条塘河的堤岸上。他一会儿低头呆望河水，一会儿抬头凝视天空。他面无表情，两眼发直，一语不发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仿佛从胸膛深处迸裂似的，他低吼了一声：“祖宗啊！”接着，那泪水就淌下来了，濡湿了那件污迹斑斑的长衫前襟，随后他沿着河岸狂奔而去……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含山乡当年重新栽下的桑树幼苗，早已长成了茂密的桑林。吴怀清在这许多年里惨淡经营，又一次奇迹般地恢复了吴家的祖业，并获得了更大的荣耀，让人们不由得惊叹和佩服他的顽强和本领。

这时，躺在床上的吴怀清已命若游丝，正走向人生的终点，却给他的子孙留下了水田一百八十亩，桑地四十亩和丝车二十五台，还有

双林镇东栅的一家丝行。

薄云间星辰闪烁着幽微的光芒。吴怀清已经足以告慰吴家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了。他的喘息渐渐变得重浊起来。在一阵惊惶中，吴宜生蓦然意识到父亲的大限到了，而这样的意识一出现，又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。他将目光无奈地投向妻子英娥，心里却想起了弟弟，在双林镇上开米行的吴宜仁。如果弟弟在身边，自己也多少会踏实一些。但前两天吴宜仁有事到菱湖镇去了。昨天早晨，他瞧着父亲的光景不妙，已经托人捎了口信让弟弟速回舍山，但此刻还没见他的影子。

他焦灼的目光落在备受痛苦煎熬的父亲身上，他又俯下身子，轻轻揉着父亲的胸口。“佛度有缘人，药医不死病”啊！父亲是去年腊月生的病，从他开初不适至今，自己在本乡和双林、新市等镇上延请了好几位有名望的郎中先生诊治，但终究未见一点儿起色，眼看那病势日渐沉笃了。

他揉了一会，发觉父亲的喘息好像平缓了不少，便直起身子，叹息一声：“唉！宜仁怎么还没回来呢？”随后，又拨了一下灯芯，让油盏灯的光焰抬高了些许，闪闪烁烁地映照着众人的脸庞。

吴宜生这一年二十六岁。两个儿子吴同泽和吴同泾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。小女吴肖蕙正抱在英娥的怀里嗷嗷待哺。

这沉重而压抑的氛围中，吴同泽，吴怀清的大孙子，正坐在祖父床边的一把小竹椅上，失神地望着刚才拨过的那盏油灯。今夜，是他来到人间后，幼小的心灵第一回涌上这般莫名的忧伤和茫然的情感。下午的时候，他从父亲凄惶而又紧张的神色间，预感到有什么巨大的不幸将要降临了，而这不幸肯定和祖父有关。他朦朦胧胧地想到了死，祖父的死。他面对人生的时间还很短暂，但也曾目睹了两次出丧的情景，那是村东头和村北面的两户人家死了老人。随着那一阵阵凄切呜咽的啜呐声和一帮亲人呼天抢地的哭嚎声，他最初知道了死，同时还晓得死了是要被埋在地底下的。但他始终感到迷惘，人

死了为什么要埋在地下？那些稻谷啊麦子啊玉米啊，还有蚕豆啦豌豆啦黄豆啦埋到泥土里会长出叶子，开出花来，人埋下去了，为什么就不能长出一片叶子开出一朵好看的花来？他很想问问大人，把这些事情弄个明白。

他向墙那边靠榻上熟睡的弟弟张望了一眼。刚才父亲带着严肃的表情嘱咐他，今天晚上不要睡觉，其实他因为伤心，根本没有一丝困意。他隐隐觉得父亲叫他不要睡觉，恐怕祖父是真的要死了，但又弄不明白，弟弟为什么可以睡觉。当然，睡了还能醒来，死了却永远不会醒过来了。啊，祖父要死了，他就永远不能醒来和自己说话和玩耍了。他曾想到过，人死后埋在地底下，夏天倒还好，冬天一定是又阴暗又冰凉。啊！祖父要死了，他也要到那阴暗冰凉的地方去了。他感到一阵恐惧，又一阵伤心，望着床上失去知觉的祖父那张枯瘦的脸，渐渐地低下了头。

春风吹绿了原野，桑枝绽出一串串嫩芽，祖父牵着他的小手，沿着塘河走去。他知道家里又要开蚕了，祖父将会很忙，没有空闲陪他玩，给他讲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他刚缠着祖父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会儿望望天上的燕子，瞧瞧水里的游鱼，忽然又想起了那个使他困惑已久的问题。

“爷爷！蚕宝宝为什么吃桑叶？”他抬起小脑袋问道。

“吃桑叶是因为蚕宝宝要做茧子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做茧子？”

“蚕宝宝活着就是为了做茧啊！噢，不做茧子，它就白活了一场。”

“白活一场？”他不太明白祖父的话，思绪又跳了开去，“那我们为什么要养蚕？”

祖父弯下身子，摸摸他的脑袋：“唉！乖孙子，爷爷都快要给你问住了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熏豆，让他用一双小手捧着，又瞧着他，两眼笑咪咪的。

他知道祖父非常喜欢自己，他不愿意让祖父死去。村子里，不是

有好几位白头发老爷爷都很好地活着，祖父为什么要死呢？他哀伤地仰起他的小脸，模模糊糊地感到祖父死了，那些故事从此听不到了，这样的春天再也不会有了。

昏迷中的吴怀清，这时又剧烈地喘息起来。当吴同泽再次凝视他的时刻，他正恍惚地穿过一片秋天的晒谷场，黄澄澄的谷子闪着光辉，三五成群的鸟雀吵吵嚷嚷。忽然在那丛竹林旁，伸出一双小手拽住了他的衣襟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大孙子，于是就牵着他从忽冷忽暖的风中走啊走啊走过了许多月桥，走上了塘河的堤岸，一路上自己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大孙子还不停地向他提问什么，奇怪的是那每一个问题，都会变成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在自己的胸口，使他感到异常憋闷和难以呼吸。这不，大孙子又在问他了：“爷爷，我们为什么要养蚕？”

他喘了一口气，塞了一把熏豆给大孙子，又犹豫了一阵，说：“噢，我们要吃饭，还要穿衣裳，就要养蚕。”但这样的回答，他自己也感到有些不满意。他正思索着再说些什么，他的大孙子又接着问了：“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养蚕？”

“不是啊，不是大家都养蚕，在别的地方有人干另外的活。”

大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，嚼了几颗熏豆，又问：“那么我们家为什么不干另外的活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有蚕，总得有养它的人啊！”

“哎，爷爷！为什么养蚕宝宝，不养蜻蜓、蝴蝶，不养螳螂？”

“哈，傻孩子，蚕宝宝是天虫，你说的这些都不会吐丝结茧。”

“爷爷，什么是天虫？蜘蛛也会吐丝的，唉，可它不会结茧。”

他正踌躇着怎样给大孙子解释天虫，却听到大孙子又说：“爷爷啊！到底什么是天虫？哎，还有，那马鸣王菩萨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大家养蚕要朝她磕头？”

在大孙子这般不依不饶的追问下，吴怀清感到胸口越来越沉重，几近于窒息了。他还想回答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阵狂风将他的身子卷

起，他在晃晃荡荡中略感轻松，忽又觉得双脚触到了泥土，却发现已独自一人踟躅于那片熟悉的平原上。

他猛然又听到空中有大鸟的怪叫声，蓦地抬头一看，惊愕得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，那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，两相对峙，一黄一白发出巨大的光芒。突然，原野上吼声四起，众多的清兵和长毛正在酣战。只见这边队伍里，有一兵士向空中一招手，那太阳倏地飞下化为他身旁的一面硕大的战鼓；那边阵中也有一大汉，向上一招手，那月亮飞到他的手里变成一支长长的号角。随即是鼓声隆隆震天撼地，号角凄厉响遏行云，吴怀清觉得自己的一颗心都快要被震出胸腔了。双方的人马搅在一起，刀枪剑戟铿锵地撞击，夹杂着砰砰啪啪的洋枪声，厮杀得惨烈至极，田垄、渠沟里到处潺潺地流淌着殷红的鲜血……

忽然，他看到父亲正穿过逐渐飘散的硝烟，从一片静寂的平原深处向自己走来，走近了，走近了，倏忽跟自己还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宜生、同泽融合成了一个人，面目熟悉又难以辨认。但他又觉得这个人就是他自己，正走在山塘港的堤岸上。

多么宁静的家园！大片的稻田、桑地，还有成排的蚕房，簇上结满了洁白的茧子。

廊前院后的丝车在飞快转动，轧轧鸣响，妻子榆儿正坐在一台丝车前理绪、添粒，一双手忙个不停。

一片桑地里，碧绿的桑叶掩映下，榆儿露出一张娇艳欲滴的少女的脸；她采着桑叶，那少女的脸又变成了妇人的脸。河面上飘落几张初冬的残叶，榆儿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脸上已布满了皱纹。他走上前去，想告诉她，并在双林镇上的那家丝行生意很兴旺。这时，他踩到了一根丢在地下的毛竹，整个身躯被呼啦一下弹了起来，轻飘飘地落到一张很大很大的桑叶上，扭动了几下，他竟变成了一条蚕。他感到腹中非常饥饿，于是贪婪地啃啮着桑叶，啃着，啃着，似乎自己的身子经历了好几回膨胀，随后又喉咙发痒，就像呕尽五脏六腑似的吐出了许许多多的丝，结成了一颗茧子。他置身在黑暗里，感到前所未有的

疲惫,又有些憋闷,而某种直觉却让他等着,等着……在一阵奇妙无比的颤动里,他渐渐全身发硬化为了一粒蚕蛹……

他终于长长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。

“啊!爸爸!爸爸!爸爸!”吴宜生声嘶力竭地叫唤,接着,在床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,英娥也跟着跪下。吴同泾和吴肖蕙被惊醒后,咧开嘴巴就哭。

吴同泽也跪在了母亲的身后。

吴宜生一家悲恸大哭。泪水在吴宜生这个年轻男人的脸上纵横交流。

这时,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而杂沓的脚步声,吴怀清的小儿子吴宜仁带着妻儿赶回了含山,一进房门,也立即扑通扑通地全跪倒了。

一片更响亮的哭声,在这午夜的正房里升起。

众人天昏地暗地号啕着,惟独大孙子吴同泽没有哭泣,他已陷于极度的惊骇之中。刚才祖父咽气的一刹那,他竟看到一头硕大的蚕蛾扑棱而起,飞向窗外,灿若流星般掠过含山的塔顶,消逝在遥远的天际。

当——当——当!当——当——当……

山上静慈禅院的钟声,悠悠地响彻了这江南清秋之夜。

第一章

春天似乎早早地君临了长江下游的湖州府，二月末梢的风已吹面不寒，轻柔地掠过碧空白云下的大街小巷，叩开了众人家的窗户。

这天傍晚，湖州城里府庙的庙台上，正由一个永嘉来的昆班在上演《西厢记》的剧目。几天下来，这昆班的演出颇为不俗，博得了城里一帮老戏迷的赞赏。于是，众口相传间，那票房的生意也骤然红火起来，但今晚却是最后一场戏了。

此刻，数十盏风灯将场子照耀得如同白昼。戏已演到《长亭送别》的高潮处，一派丝竹之声竟如春水般漫卷而至，二胡缠绵，月琴铮钏，横笛清亮，那扮演崔莺莺的旦角甩动着两只彩袖，像蝴蝶似的左右蹁跹，轻启朱唇唱道：

笑吟吟一处来，
哭啼啼独自归。
归家若到罗帏里，
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，
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。
留恋你别无意，
见据鞍上马，
阁不住泪眼愁眉。

当婉转唱到“阁不住泪眼愁眉”时，只见她舒缓地一个旋转，腰肢轻摆，作一臂微举掩面状，真是一副千般幽怨、万种风情的模样，令人禁不住一番心旌摇荡，激起了阵阵喝彩声。今晚前来看戏的仍像前几天那样热闹。庙台两侧的厢楼内，都是城里的富贵人家。其中大多数是穿长衫的先生，也有携带女眷前来的。那些太太和小姐衣香鬓影、环钗摇曳，倒也跟台上的演出相映成趣。这时候，东侧的一槛包厢里，有两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一边注视台上的演出，一边轻声地交谈着。那圆脸、疏眉，身穿水灰色夹呢长衫的叫朱逸鸣。他旁边一位面容清俊、目光精明，着玄色福字花纹薄棉袍子的唤作金丽生。这两人一位开一家小绸庄，另一位也和人合伙经营着一家绸庄，在城里虽算不得什么人物，但世事难料，那日后的前程倒是不便小觑。

“这戏真是不错啊！丽生弟，你刚才不愿意来，说什么看戏不如下棋，要上回春茶馆去消闲。怎么样，现下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朱逸鸣笑眯眯又慢腾腾地说道。

“这戏不错，这戏不错！”金丽生点头笑着，“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！”

“真的无话可说？”朱逸鸣又问。

“噢！”金丽生恍然大悟，“谢谢大哥，让我今晚得以一快耳目。”说罢，故意瞧着朱逸鸣。

“那你，如何谢我？”朱逸鸣继续逗他。两人相识既久，又性情相投，再加上都是年轻人，因此经常喜欢在说话间彼此调侃一番。

金丽生挠了一下脑袋，把脸一板：“明天到回春茶馆下棋！”

两人同时仰起头，嘴巴一咧，又赶紧把即将爆发出来的笑声咽了回去。

这个晚上，杨士达和他的太太殷美、小姨子殷兰也在西侧的包厢里看戏。杨士达约莫三十来岁年纪，是湖州府乌程县的钱谷师爷。这会儿他望着台上那戏子灵巧的一招一式，耳畔萦绕珠圆玉润的唱腔，约略有些沉醉了。

殷芙微微含笑，也目光专注地望着台上。

可是那小姨子殷兰，瞧着台上的时候，一双幽深的眸子里却浮现出迷惘的神情，又含着十二三岁的女孩不应该有的一丝忧郁。

殷芙和殷兰这姐妹俩，属于湖州的富绅人家。殷家祖上在明朝时已有功名，殷兰的曾祖父当年也由举人入仕。至清咸丰年间，家中因故弃儒经商，一直传到父亲殷崇谦手里。但殷家家学渊源，又甚为开明，因此，姐妹两人自幼便对一些典籍和诗赋耳濡目染，所不同的是殷芙比较注重实际，性情温和，而殷兰却有些耽于幻想，也多了一份灵秀的书卷气。

这时，随着台上的二胡拉出最后一串长长的滑音，戏终于结束了。台下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。没料想，那头戴瓜皮帽的戏班子老板，噤噤地走到戏台的前面，朝大家作了一揖，于是人们又安静下来。只听他用带点江湖习气又不失诚恳的语调说道：“诸位父老！诸位父老！今晚大家再次赏光，我裘某不胜荣幸之至！湖州是一方风水宝地，多有人中俊杰，倘若方才的演出有不妥之处，万望海涵。同时，承蒙父老们的关爱，鄙人打算在此地加演三天戏。谢谢！谢谢！”说完，又朝台下的人们抱拳、弯腰作了一揖。

台下的人群中不知谁先喊了一声：“好！”紧接着，整个场子里轰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。那站在台上的裘老板这会儿早已满脸堆笑，又连连向大家抱拳作揖，而且嘴巴乱动，但人们已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了。

散场的时候自然非常拥挤。在嘈杂和匆忙间，杨士达一眼瞥见朱逸鸣，他刚想打招呼，朱逸鸣已经消失在人流中了。

杨士达走在夜色正浓的街路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感到心情十分舒畅。

这光绪三十二年的春天，可真是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来得早。前两天，他奉差去南浔、乌镇的乡下办事，虽说春分刚过，沿河两岸却已绵延了桃红柳绿，田畈里油菜花一片金黄，晴朗的天空中燕子高高地飞翔着。

府城湖州在四乡湿润温馨的包围中，也一天比一天显得明媚了。

穿过志成路，杨士达三人跨上了骆驼桥。殷芙和殷兰姐妹俩低声细语地说着些什么。杨士达想起刚才戏班子裘老板的那番话，不禁微笑了一下。这些跑江湖的，嘴皮子就是伶俐。不过他说湖州是一方风水宝地，倒也不算夸张。湖州这地方，既是鱼米之乡，又是丝绸之府，而且历朝历代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。

桥下苕溪的流水伸入辽远的地方。一艘夜航船穿过桥洞，向朦胧而又开阔的水天驶去，那船上艄公留下的一句话，在拱形的石壁间嗡嗡作响：“湖州这地方，我是第三趟经过了，嘿，真他娘的！这里的女人长得就像藕一样白嫩水灵！”

这水天之间的湖州府气候宜人，物产丰饶，又兼风光秀美，文化蕴藉，自古就是一片繁华之地。

府境东邻嘉兴和江苏吴江，西倚天目山脉，南接杭州，北濒太湖，与苏州、无锡隔湖相峙。整个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，由山地丘陵走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原。

著名的运河和发源于巍巍天目山麓的东、西苕溪流贯境内织成水网地带。奔走在这片土地上，无论是古代的行吟诗人，还是近世的客商行贾，都会惊异于它那河流经纬交错，湖、漾、潭、荡星罗棋布的奇丽景色，从而发出一阵阵由衷的赞叹。

风扑打他们衣襟的同时，也会触动那些古奥发黄的经典。《周礼》曰：“川泽之土，植物宜膏；原隰之土，植物宜丛，湖实兼之，乃《淮南》所谓息土也。”

府境内地势低洼又宽广舒坦的平原，正是那肥沃的宜桑之土，袒露着一片富有生命力的神奇息壤。

远在文明曙光升起的初期，四千七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湖州的先民已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桑、养蚕、缫丝和纺织绸绢。漫长的时光里，那为此奉献勤劳与智慧的人们总是去了一代又来了一代，在岁

岁回黄转绿的河畔，倾心编织着独特而不老的生活。而这样的生活，从某一天起，便化为了民间艺人叙述蚕桑丝绸历史的一支支谣曲，深情地传唱在无数个春秋的风中。乾隆年间，那位常在江浙一带拉着胡琴说唱的艺人申宣，几乎大半辈子在本地和外埠的街头、道旁唱道：

哎！东南望郡景色美，山水清远属湖州，
鱼跃碧波稻飘香，更有丝绸声名扬。
夏朝已见贝锦出，古来丝织放异彩。
商周春秋和秦汉，缫丝机杼村村响。
三国两晋和南朝，吴兴郡出武康丝，
人人欢喜夸不尽，爱用绫绮作衣裳。
唐朝又逢气象新，蚕桑繁盛犹胜昔，
绫绸缣缟丝绵绢，从此上贡代代长。
宋朝湖丝遍天下，江南塞北齐赞颂，
巧手育得湖桑好，且被移植到番邦。
元明蚕丝谁第一，中华风流数吾乡，
南浔双林和菱湖，还有府城最兴旺。
哎！丝绸之府遂形成，闻名海外显辉煌：
年年春暖花开时，东洋高丽南洋人，
漂洋过海来此地，纷纷求购意欲狂。
……

当申宣背负生计的辛劳又怀揣家乡人的一份自豪，唱遍各路码头的清晨和黄昏之际，湖州府的丝绸业正达于鼎盛时期，继续拓张着明代以来“衣被天下，利布四方”的局面，就连康熙、乾隆两帝也曾对此屡加赞叹。康熙在三十五年为《桑赋》作序说：“朕巡省……桑林被野，天下丝缕之供，皆在东南，而蚕桑之盛，惟此一区。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的鸦片战争后，随着五口通商和海禁开放，在洋布洋货蜂拥